

DUTCH WAV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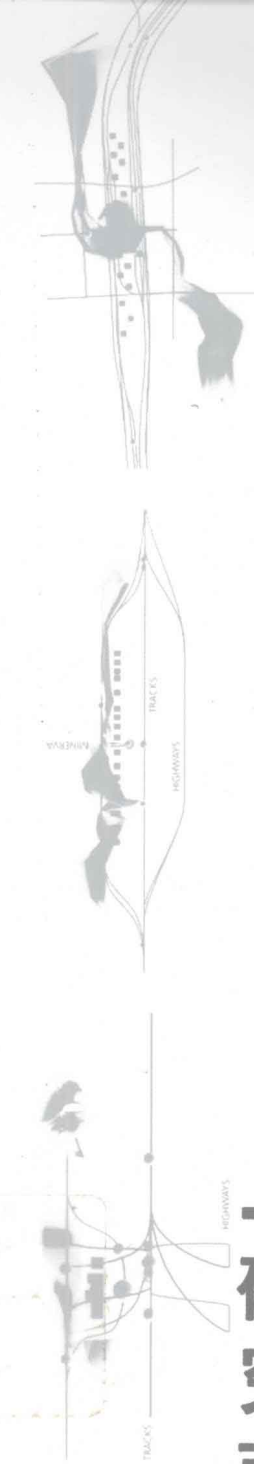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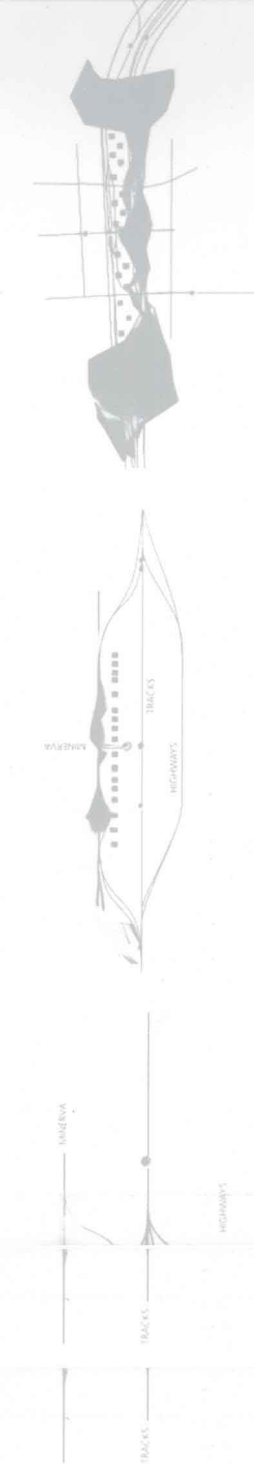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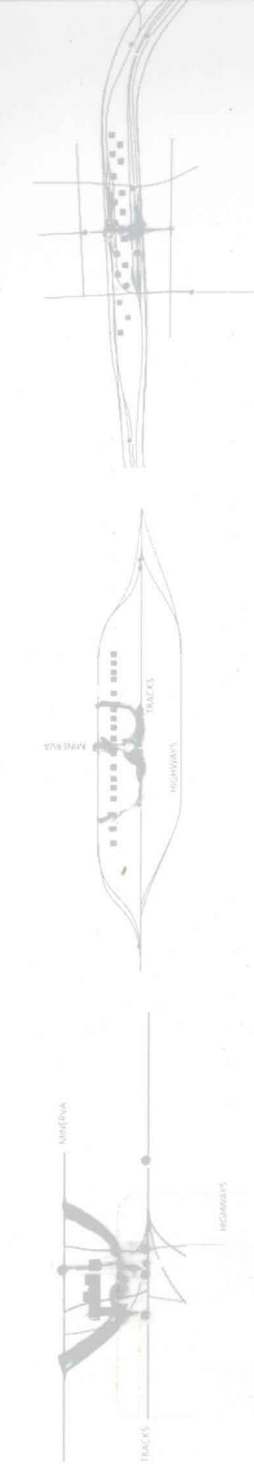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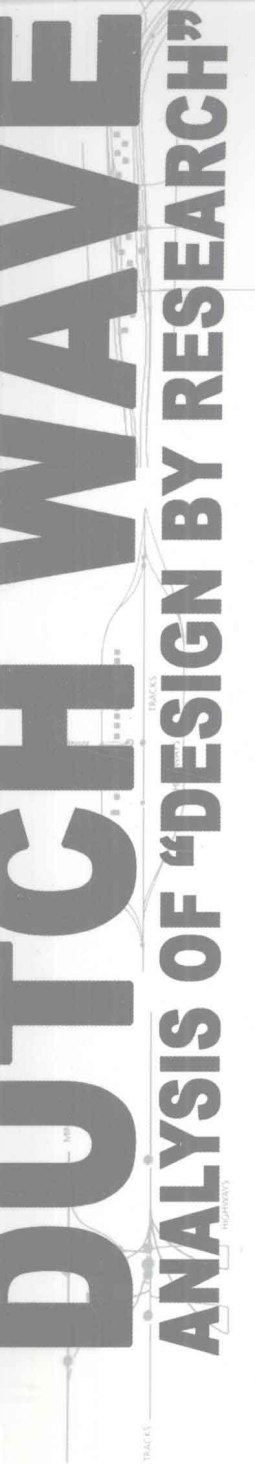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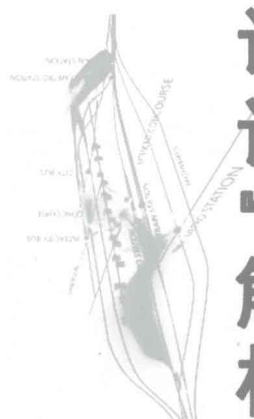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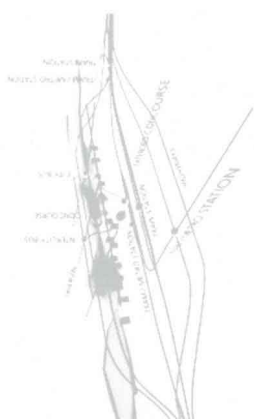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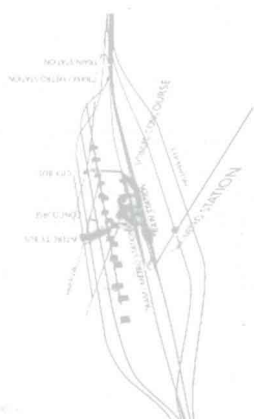
ANALYSIS OF "DESIGN BY RESEAR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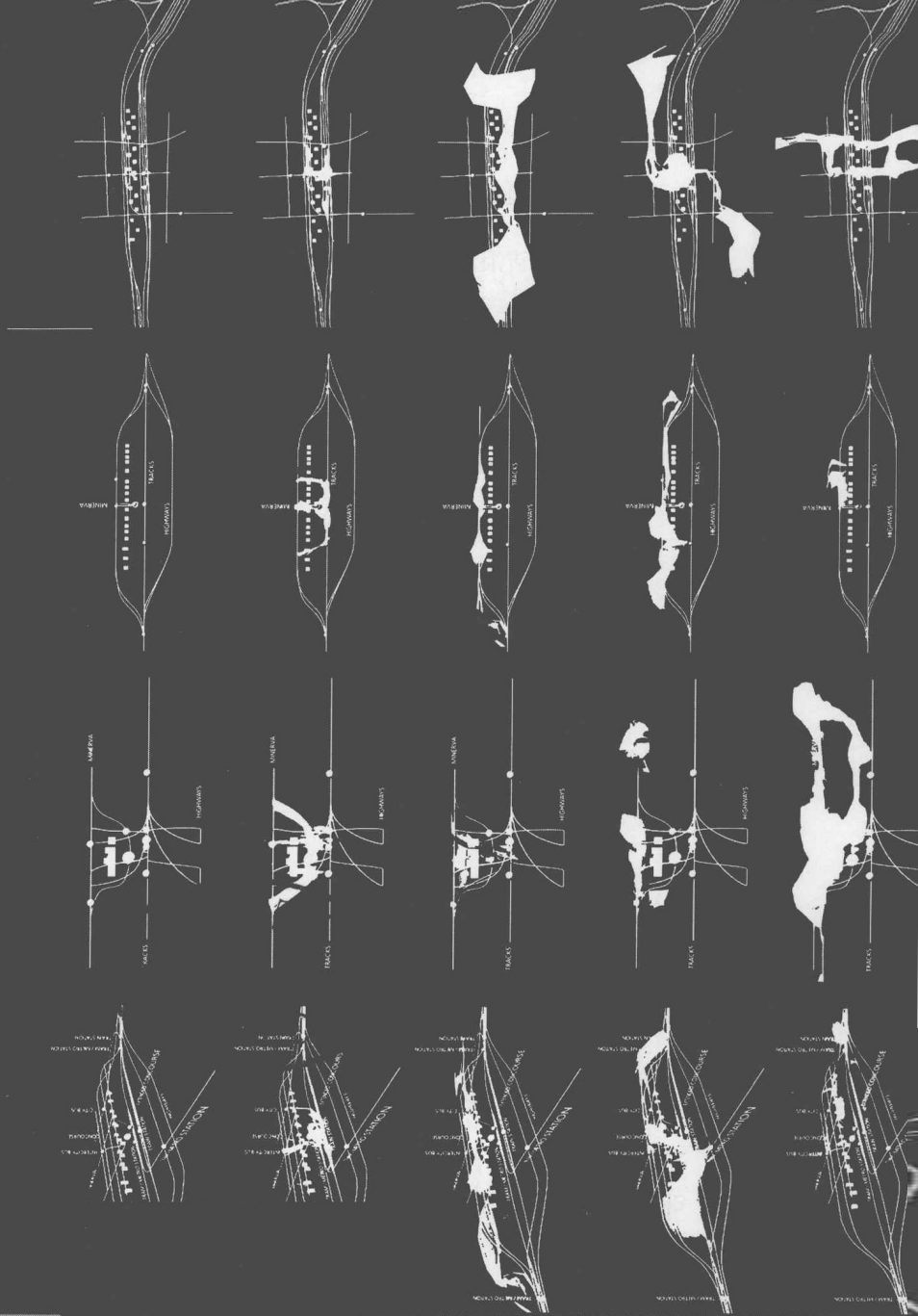
张为平 著

荷兰建筑新浪潮

「研究式设计」解析

东南大学出版社





荷兰建筑新浪潮

——“研究式设计”解析

张为平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荷兰建筑新浪潮：“研究式设计”解析 / 张为平著. — 南京：
东南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5641-2788-6

I. ①荷… II. ①张… III. ①建筑设计—研究—荷兰 IV. ①TU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05633 号

荷兰建筑新浪潮——“研究式设计”解析 张为平 著

责任编辑：张 煦

责任印制：张文礼

装帧设计：张为平 顾晓阳 余晓莉

出版发行：东南大学出版社

出版人：江建中

社 址：江苏省南京市四牌楼 2 号

邮 编：210096

经 销：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苏凤凰扬州鑫华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2011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641-2788-6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6

字 数：253 千字

定 价：49.00 元

凡因印装质量问题，可直接向东南大学出版社读者服务部调换，电话：025-83792328

作者 简介

张为平

建筑学人,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建筑硕士;

荷兰注册建筑师;

曾在荷兰 MVRDV 事务所、比利时 BURO2 事务所担任建筑师;

2008 年于香港从事建筑实践, 并同时开展高密度状态下城市研究工作, 其成果集结为《隐形逻辑——香港, 亚洲式拥挤文化的典型》一书;

2009 年至今以“都市可能概念工场”为工作室进行城市解码及设计介入, 倡导“基于研究的设计”和“基于设计的研究”两相对应的理性设计方式, 希望以此为“中国式城市”提供一些新的可能性。

Zhang Weiping

Msc in Architecture of Delft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Used to work in MVRDV (Rotterdam), and Buro2 (Brussels),

In 2008, he did architectural design practice in Hong Kong, and started the urban research of “high density” of Hong Kong, the report was published as *Invisible Logic—Hong Kong as Asian Culture of Congestion*.

From 2009 until now, he set up the studio of “Idea Factory of Urban Possibilities”, believing in the method of “design by research” and “research by design”, he triggered the urban research and design simultaneously, in order to find some “new possibilities” of China urbanization.

对于此研究领域有同感的, 请联系我们:

Ideafactory_up@163.com

前言

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荷兰建筑经历了一个“黄金时代”。以库哈斯为代表的一批荷兰建筑师在世界建筑舞台上逐渐展露了锋芒,并且引起了评论界的极大兴趣。荷兰年轻一代建筑师的崛起,甚至被有的评论家称为“超级荷兰一代”。他们的成就,并不在于为建筑界增添了新的炫目的形式语汇(虽然他们在形式上也颇有创见);也不在于为建筑的理论界增加了新的“主义”(虽然他们的建筑都有强烈的理性特征),更不在于他们参与到时下流行的种种新的“数字建筑”的时髦争鸣中(虽然他们中也不乏在参数设计中颇有成就的高手)。荷兰建筑的独特贡献在于,他们从根本上颠覆了传统设计的思路,创造了鲜明的、基于研究的设计方式(Design by Research),并将其发展为一种颇具系统性的设计方法。

对于荷兰建筑各个事务所的设计作品及其思路,很多出版物中都已做了详尽的阐述。这本书不再对其做重复性的叙述。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荷兰建筑的传记,它记录了那些性格各异的事务所各施所长的以各种色彩鲜明的方式介入对建筑的探索中。

这本书是一部关于荷兰设计的方法论总结,试图从一系列案例中加以提炼总结,从而勾勒出“研究式设计”的理论轮廓。

这本书也是一次对于荷兰建筑“现场”的全面报道,以图像、文字以及笔者本身的耳闻目睹对荷兰建筑的工作方式、工作过程进行一次近距离的扫描。

前言

1 “研究式设计”解析——OMA 的奇幻制造

1.1 建筑设计篇	3
1.1.1 概念主导设计	4
1.1.2 批判性与立场	14
1.1.3 企划性——建筑师的角色转变	29
1.2 城市研究篇	33
1.2.1 纽约	34
1.2.2 亚特兰大	41
1.2.3 新加坡	43
1.3 研究文本的写作	47
1.3.1 库哈斯的读书经历	48
1.3.2 《S, M, L, XL (小、中、大、超大)》	49
1.3.3 《Content (内容)》	58
1.3.4 《Mutations (变异)》	60
1.3.5 《哈佛购物指南》	62

2 “研究式设计”的现场——对于 MVRDV 体验回溯

2.1 MVRDV 体验回溯	66
2.1.1 Apavisa 办公总部, 西班牙, 2006	68
2.1.2 深圳光明新城规划, 深圳, 2006-2007	73
2.1.3 “道砟坑”住区, 爱尔兰, 2007	80
2.2. 访谈一: 对话——从荷兰看中国	89
2.2.1 对话 MVRDV 建筑师	89

目录

2.2.2 实践解读	96
2.3 理性的极致——MVRDV 的密度之旅	102
2.3.1 三维城市——密度的空中实验	103
2.3.2 极限条件——密度的创意激发	106
2.3.3 剖面化——密度的切片式表达	109
2.3.4 混合——密度差异最大化	110
2.3.5 城市组件——密度的全局激活	114
2.3.6 层叠——密度的垂直系统	117

3 争鸣与变异——“研究式设计”的多元化分流

3.1 Mecanoo 的“实验性实用主义”	123
3.2 N & R 的“剥笋式探索”	131
3.2.1 “剥笋式探索”	131
3.2.2 回应文脉	135
3.2.3 感知传达	136
3.2.4 系统性操作	139
3.3 Onix 的“地域化的通属性”	140
3.3.1	140
3.3.2	141
3.3.3	142
3.4 Diederien Dirrix 的空间与表皮	149
3.5 访谈二：城市研究者 + 建筑师（Elestik 事务所）	153
3.5.1 话题综述	153
3.5.2 对话部分	154
3.5.3 案例分析	159

3.6 访谈三：跨文化设计——荷兰 NEXT 建筑事务所访谈	166
3.6.1 十问 NEXT	166
3.6.2 案例解析	170

4 “研究式设计”的建筑教育——传统与前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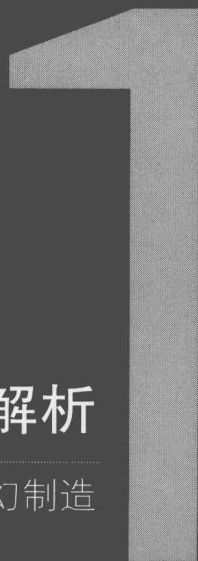
4.1 代尔夫特专题	177
4.1.1 说“墙”——一次关于“界面”的研究之旅	178
4.1.2 毕业研究 + 设计——公共领域	191
4.1.3 建构研究	197
4.2 贝尔拉格专题	202
4.2.1 访谈五：建筑教育的其他可能性——荷兰贝尔拉格学院	202
4.2.2 案例解析	209
4.2.3 建筑辩论	222

5 “研究式设计”的表达——建筑图解

5.1 图解的概念与定义	229
5.2 图解运用的要点	231
5.2.1 图解的清晰性	231
5.2.2 图解的系统性	233
5.2.3 图解的类比性	235
5.2.4 图解的灵活性	237
5.3 图解绘制的技巧	238
5.3.1 分析与草图	238
5.3.2 抽象化处理	240
5.3.3 选择最恰当的表达方式	242

“研究式设计”解析

——OMA 的奇幻制造



荷兰,这个西欧版图中的小国,在建筑及现代艺术史的各个阶段上却曾经多次起到过重要的作用。现代主义早期有里特维德的先锋住宅,以及“风格派”运动;上世纪70年代有阿尔多·凡·艾克等人所领导的“十次小组”所推行的结构主义运动;80年代有赫曼·赫茨伯格倡导的将人文、心理关怀注入建筑的人性化设计精神。90年代以后,瑞姆·库哈斯(Rem Koolhaas)以及他的“大都会建筑事务所”(OMA)以其独特的研究方法、犀利的理论观点和新锐的设计开启了荷兰建筑新的局面,随着时间的推移和作品的积累,其影响力逐渐拓展到整个西方建筑学,并且引领了一批年轻建筑师的设计思路。

由记者出身的库哈斯在西方建筑学界似乎是个备受争议的人物,因其特立独行的作风和对传统颇具颠覆性的言论,对其支持与反对的两种声音都一直并行不悖。这或多或少是因为每个建筑师的意识形态、立场、设计哲学、审美倾向均有差异,对于激进的理论难免会存在或爱或恨的不同观点。笔者认为这种差异的存在是正常的,并且有争鸣其实更有利于建筑学理论的发展。在这里,希望可以抛开这些有争议的、意识形态上的内容,而纯粹讨论一下以库氏为代表的、一种基于研究的设计方法(Design by Research)。我希望这次探讨是理性的,因为“立场”是非常个人化的,而“方法”却是可以完全中立、客观的。

我们今天所论述的中心议题“研究式设计”可以认为是由库氏所创立,并且经过荷兰其他建筑师发展,形成了系统的方法。我知道这个观点立刻会受到同仁的质疑:“西方建筑学的实践中,研究的传统由来已久,何以说库哈斯是这一方法的创始人?”的确,研究一直都有,但是能将研究范围拓宽得如此之广、深度如此之深,并且切实用其指导每一个设计,将其作用发挥至最大的事务所,唯有库哈斯所带领的OMA团队。我将以库哈斯的实践、研究及写作方式为例,来具体阐述其可作为代表性的“研究式设计”方法。

1.1 建筑设计篇

首先,我们集中看看荷兰的建筑设计。荷兰式建筑设计的核心,或者说它区别于其他设计方式的要点,主要有三方面,在我看来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 (1) 概念主导设计
- (2) 批判性与立场
- (3) 企划性——建筑师的角色转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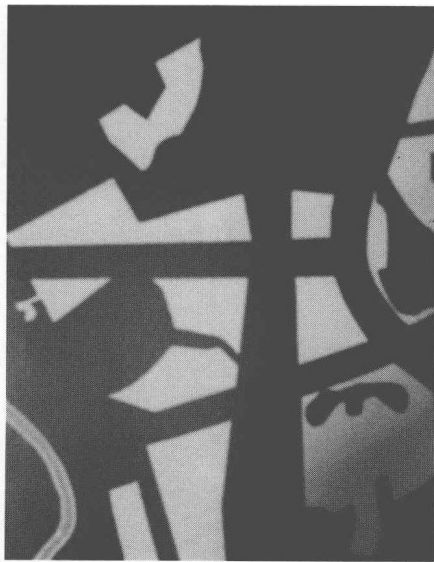
1.1.1 概念主导设计

荷兰的设计,在设计之初一定有一个明确的概念,作为设计的先导或者主线。之所以强调概念的重要性,是因为中国的设计没有概念。其实中国建筑师也讲“概念”,但是并非真正的概念,大部分中国目前的设计仅仅有被称作概念的“说法”,例如被大量使用的“天圆地方”(天不是圆的,地也不是方的,一个明明是因为古代认识局限所造就的对于世界的谬误理解,却被当作所谓的“哲学”反复采用,并且屡试不爽);又如,为了迎合业主的趣味而生的“建筑形体蜿蜒曲折,以模拟龙的形态,具有帝王的气派”之类的形式来源;再如,一遇到具有古代遗迹的历史名城做设计便采用将历史形式符号直接与现代体量简单嫁接,以体现所谓的“文脉传承”。这些几乎是“中国式概念”的几种典型通病。“中国式概念”不具备概念的三个基本特征:1)清晰性;2)理性;3)贯彻性。我们以 OMA 对于概念的确认、整理和贯彻的案例来了解这三种特性。

1) 概念的清晰性

OMA 的设计被认为具有“明确的清晰性”。这表明概念本身一定要清楚明了,可以非常直接地被认知,并且不包含过多的“杂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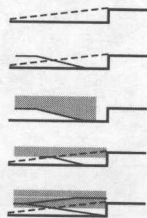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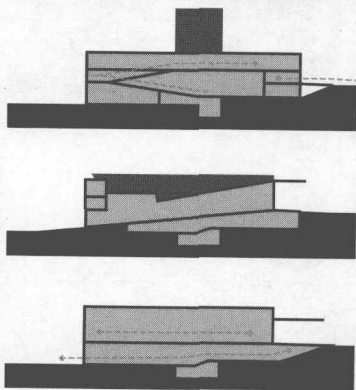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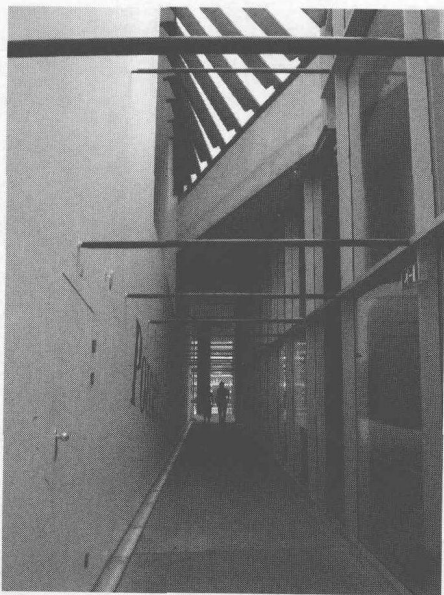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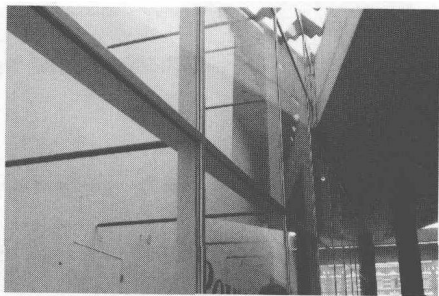
例如在对法国维里·诺维尔 (Ville Nouvelle Melun-Senart, France) 所做的改造性规划中,库哈斯提出了“反转”这个核心概念——如果正向思维行不通,那么我们不妨反向思考。现状的自然条件的美好,甚至使人感到,它对任何“开发的企图”都怀有敌意。维里·诺维尔现状的独特性在于:已建成城市的区域受到根本性的质疑,而“未建”部分却暗示着绿色、生态、美丽。因此,设计的目的变成一种反常,它主要揭示“不该发生”的状况,而非关于“什么是应该建的”。OMA 开始尝试以反转的逻辑进行设计的思考——不再寻找“设计师想要什么?”而是定义“什么是当地人不愿意接受的”;不再追问“哪里可以改建”,而是如何“杜绝建筑”。通过这种排除法,OMA 得到一种类似中



维里·诺维尔规划概念

国禅宗里面的“空”的概念。这个概念本身非常明了,并且在操作的时候也很明确,其结果在图面上一目了然。

另一个案例是鹿特丹艺术展览馆(Kunsthal Museum of Rotterdam)。在这个设计中,根据地形与设计条件,库哈斯将设计的主线定义为“概念的螺旋”:地块被两条路径所贯穿,一条是既有的东西向道路,另一条是南北向通向公园的坡道。这些道路将展览馆地块切分为四部分。于是设计的核心问题归结于:如何在四个分离的次地块中建立一个螺旋路径,将它们全部自然连接? Kunsthal 的地平高度与路面平行,而路面来自于过去的堤坝改造,因此展览馆实际上“飘浮”于公园之上。通过楼板、坡道、楼梯、墙的交织,一种立方体内部的非线性叙事空间得以形成。概念的清晰表达,暗示了它往往可以归纳为一个词或者一个短语。



Kunsthal 美术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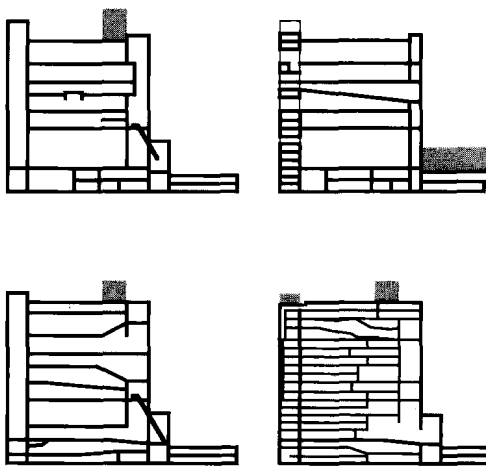


2) 概念的理性

概念不是漫天飞舞、不着边际的说辞,也不是无来由的、生搬硬套的噱头。它是一个严密推理的过程,具有强烈的理性色彩。

在德国卡尔斯鲁赫媒体及艺术中心 (Zentrum Fur Kunst und Medientechnologie, Karlsruhe) 设计中,库哈斯推理出一种新的公共文化活动中心概念。它既包括传统意义上的图书馆功能,又加入了多种新形式的电子媒体形式概念。虽然 ZKM 并未建成,但是这种让传统与现代媒体并存竞争的概念似乎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了伊东丰雄,并最终落实于其“仙台媒体中心”之中。ZKM 媒体综合体预设的复合功能包括:当代艺术馆、音乐工作室、视频及虚拟现实展厅、媒体剧场、演讲厅、图书馆。将技术与艺术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一次性整合,并且将公众纳入其中。库哈斯称其为“媒体的竞技场”。所有的程式都被叠加入一个立方体中。建筑在低层如同一部机器,向上发展逐渐形成建筑。一个迂回路径与演讲厅的坡道在末端汇合。东侧的金属墙被用作电子广告牌,播放商业信息、铁路网络告示、即时新闻等等。在建筑地下有火车通道穿越。这种基础设施与文化功能的混合,形成了一种德国技术理性的象征物:一个“文化的月台”。自动扶梯将观众送入这个媒体的王国。南侧设备部分如同一部垂直的机器,贯穿整个建筑,将投影仪、容器、电子设备、舞台装置等等上下传送并且可以精确锁定位置。西侧是由巨型玻璃砖包覆的办公楼以及其中的绿色空间。为各种主要媒体功能提供必要的特异性和精确的管理服务。库哈斯首先注意到这个项目所在城市卡尔斯鲁赫并不像其他欧洲城市那样,介意其古镇被现代化。火车站加建在新的车库顶上,用以连接德国的 IDZ 高速铁路。周边具有广阔的郊区及购物中心构成某种非等级化的世界。而城市由于其既有边界显得狭小,但其在概念中永远是城市的中心。在这种难得的欧洲开放现实条件中,卡尔斯鲁赫的新媒体实验建筑才能得以展开。

概念的理性在库哈斯的巴黎的拉维莱特公园 (Parc de la Villette, Paris) 设计中体现得非常明显。他的提案是一个以确定的结构容纳程式的非稳定性的实验。其概念来自于纽约的摩天楼——OMA 将拉维莱特看作一个水平放置



德国卡尔斯鲁赫媒体及艺术中心

的摩天楼。

以这种观念,公园平面被划分为一系列平行的、东西向延展的“条带”,容纳主要的功能,包括主题公园、运动场和探索花园等。这种方式避免了限定于任何特定组合的程式。它们一部分随机布满地块,一部分将基于某种基地特征的逻辑而分布。

条带基于 50 米宽的基本维度,可以进一步被划分为更小的宽度,允许变化和置换,却不互相干扰,并且为公建确立基点。无论是主题公园还是真实的自然元素都将被当作“程式”处理。树的“块”或“幕”将成为舞台布景的组成,这种分层的策略制造了边界的最大化,产生了最多的程式组件,因此保留了每种程式的最大化渗透性。条带在基地上作为统领性的元素已经确立。科学博物馆及大厅被嵌入系统。他们不需要通过环境就可以传达景观的错觉和深度。

除了条带之外,基地上的小尺度元素以某种频率遍布基地,小卖部、休息亭、急救区、酒吧等按照实际需求以点阵的形式分布。出现频率基于服务范围的计算以及部分和整体之间的关系。由不同点阵区分的各种元素的偶然临近导致了随机和偶然的群组。通过自律的特征、确定的间隔、对于整体的投射,他们创造了一种由碎片形成的统一体。

南北向的道路系统性地联结所有的条带,并且以正确的角度直接连接主要的建筑组件。基地中心由更多的设施组成,如露天剧场、坐椅、讲坛、木偶剧场、旱冰场等等。沿广场的旅行将成为一种累加的体验。大道容纳了 24 小时的活动,即使某些部分关闭,其永不结束的公共生活都将成为未来巴黎的重要都会元素。

整个项目的概念层层推进,具有数学方式的精确性和逻辑性,最复杂的内容可以由最简单的逻辑层层叠加而得到。



学生综合中心过道